

南
泥
湾
之
歌

张
行／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南泥湾之歌

张 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南泥湾之歌

张 行 著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长沙市天心区井岗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3000 册

ISBN 7-5404-2863-5

I·1970 定价:22.00 元

若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近照

序

路 波

张行同志创作的长篇纪实小说《南泥湾之歌》，在新世纪之初出版了。我作为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老战士，感到由衷地高兴。

《南泥湾之歌》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 359 旅在延安南泥湾一带屯垦的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的提炼上，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它的创新和特色。

南泥湾大生产，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当年为了战胜经济困难，号召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359 旅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在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历尽千辛万苦，战胜无数困难，取得了突出成绩，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被树为生产自给的一面旗帜。在延安《解放日报》有关的社论中，这种做法定为南泥湾政策，号召各单位贯彻学习。现在，作者通过《南泥湾之歌》一书，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大生产的英雄业绩，而且充分地体现了参加大生产的指战员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被人们称为“南泥湾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不断鼓舞广大军民战胜重重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这种革命精神，正是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中最需要的品格。

在《南泥湾之歌》中，作者对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的处理是下了功夫的。一是如何保持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南泥湾大生产，

名声大、传播广，驰名中外，其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因此，大的历史背景和重要事件，都必须保持它的原型。这部作品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要情节、统计数据，甚至发生这些事件的具体时间等等，作者都经过了反复查核，较好地保持了其真实性。二是如何再现当年的历史面貌问题。在359旅四年多的大生产运动中，主要是农业生产，从开荒、播种、锄草到收割，年年如此，如果周而复始，按步就班去写，必然枯燥乏味；但若弃而不顾，又会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以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为主线，把南泥湾大生产中各个环节串连起来，较全面地揭示了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南泥湾精神的本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三是如何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问题。南泥湾大生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南泥湾精神，离现在六十年了，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鼓舞了几代人。现在，南泥湾精神的本质没有变，它的内涵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比过去更深刻了。怎样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亲近它，并自觉地接受它呢？作者带着这个问题，曾多次到部队和大、中、小学去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部队官兵和学校师生的意见，在写作中，力求把优良的革命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使它能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这个问题，虽不能说已解决得很好，但是，作者这个思路是对头的，是下了功夫的。

张行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部队专业作家，曾经出版过《武陵山下》、《血泊火海》、《横吹曲》等长篇小说。他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在其前身为八路军359旅的英雄部队里工作，在南泥湾大生产的老战士们领导下战斗成长，可以说是一个南泥湾精神的传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加了《战斗在南泥湾》一书的采访撰写工作；七十年代曾在驻南泥湾执行生产任务的部

队中蹲过点,对南泥湾一带的生产情况、民情风俗、历史地理等比较熟悉。这次接受写作《南泥湾之歌》的任务后,他花了大半年时间,足迹遍入大半个中国,采访了359旅老领导王思茂、徐国贤等六十多位老同志,邀请各有关方面人士开了许多座谈会,搜集了南泥湾大生产的资料一千多万字,为他写好《南泥湾之歌》作了充分准备。

《南泥湾之歌》一书的创作出版,从始至终是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的关怀支持下进行的。1995年初,湖南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成立后不久,这本书的选题就被列入了宣传计划。这个选题报请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将它列入出版选题计划,并与湖南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共同商定,特邀请张行同志撰写这本书。此后,在张行同志的采访写作等方面,省宣传出版部门和南泥湾精神研究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南泥湾之歌》从选题到出版,历时六年,终于在我党召开十六大的前夕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可以预期,它的出版,对宣传我党我军优良革命传统,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省南研会特邀顾问李振祥同志,多次过问《南泥湾之歌》的创作情况,并为作者复印延安《解放日报》有关南泥湾大生产的消息和通讯近300篇。省南研会会长周锡全同志,亲自把作者接到他的住处,为其安排食宿,使作者按时完成了写作提纲。在此,我按照作者的嘱托,向李振祥、周锡全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注:本文作者为湖南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

开 篇 寄 语

苦难是最好的学校，它可以教出最优秀的学生。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尚未成就的事业，“五四”运动未能成就的事业，共产党人十年苦斗与宣传未能成就的事业，由日本人的大规模入侵迅速完成了：这就是从根本上唤醒了地球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

尼姆·韦尔斯(美国记者)

人 物 表

谢 凡	教育干事
彭聚宝	马夫,后为商店经理
何 林	侦察参谋,连长
罗小田	排长,特级劳动英雄
赵虎明	通讯员,特级劳动英雄
李 昱	营长
兰应秋	文化教员,李昱爱人
马新朝	司务长
傅良征	营政治教导员
王 震	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
苏 进	副旅长
王恩茂	副政委
刘亚生	宣传科长,后为旅政治部副主任
陈外欧	团长
冯秋萍	地方干部
马小林	战士,木工
金老汉	南泥湾老农
金泽珠	金老汉孙女
李秋兰	李昱之幼女
冈田俊雄	日本俘虏,工程师

上 篇

创 业 者

人生所有的欢乐，归根结蒂乃是奋斗与创造的欢乐。假若没有奋斗，没有创造，只是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苦熬，眼看着肉体枯萎憔悴，也无法冒出生命的火焰，那便是一生最大的悲哀。

目 录

开篇寄语

上 篇 创 业 者

第一章	从铜钱沟到细腰涧	1
第二章	一个创世纪的梦	42
第三章	反封锁中的一片绿洲	98
第四章	他们在播种希望	138
第五章	开拓者	196

下 篇 铸犁为剑

第六章	南泥湾协奏曲	231
第七章	走向成熟之路	281
第八章	战斗的呼唤	332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364

第一章 从铜钱沟到细腰涧

这一仗,引出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一句名言:人的才能,本来就应当是一种持久的耐性。在战争中,两军相搏,谁最顽强,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这一仗,也使两个不同身份的人改变了命运:一个从弱者变为强者,一个由敌人变成了友人。

—

她死了。

她九岁的儿子受了重伤。

孩子是在放倒一棵消息树时,被日本人捉住的。

日本人在镇上召开大会,硬说这九岁孩子是八路,是探子,用刺刀捅他;她哭着喊着,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儿子,刺刀扎进了她的腹部,向上一挑一送,又捅伤了她后面的孩子。鲜血染红了地面,母子两人双双倒在血泊里。村民们没有哭泣,甚至也没有眼泪,只有一双双充满仇恨的目光,紧紧地盯在日本人身上。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第三次出现这种场面了。

这当儿,乡村大路上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马蹄声。这儿是敌我双方的游击区。一个日本士兵歇斯底里地喊:

“八路! 八路骑兵队!”

接着是枪声，杀声，冲锋号声。马蹄卷起一阵阵尘土，马刀在阳光下闪耀着熠熠光辉，几百匹战马冲进这小小的台怀镇，将日军一个小队冲得七零八落，追杀殆尽，然后又向长城岭方向驰去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从镇上借来一辆大车，将死去的妻子和重伤的儿子抱到车上，这才哭出声来说：

“娃，你忍住痛，爸送你回家。”

孩子真的咬紧牙，忍着痛，喘息着说：

“爸，我好难过……日本人为啥要杀我妈？日本人真恶！”

“娃，你放心，只要我不死，总有一天我会为你们报仇！”

他们从台怀镇回到盘道村，山路颠簸，小家伙的伤口流血不止。因为流血过多，他没有能够熬过这个夜晚，就在他爸爸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汉子一声声呼唤他的儿子，呼唤他的妻子，直到声嘶力竭，也不敢相信这家破人亡的现实。

彭聚宝是一个赶大车的马夫，东到阜平，西到俄口，北到砂河，每一条山沟山岭都有他的足迹。由于职业上的关系，他经常通过八路军游击区到敌占区做生意，不但要跟八路军打交道，跟两面政权的人打交道，还必须跟伪军和日本人打交道。因此，他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知道得较多，他的人缘也很广，居然在战争的缝隙里生存了下来，在贫困的五台山脚下，盖起了一座小小院落，建了四间座北朝南的土坯屋；修了羊圈和马厩。家乡变成八路军的游击区以后，他儿子参加了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他就很害怕，曾经多次劝阻，可他妻子态度坚决，说她最恨的是那些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的软骨头。这话影影绰绰地点到了他的头上，令他不寒而栗，他就再也不敢阻拦了。这一次，他好像做了一场恶梦。当鬼子兵挺起刺刀，要去捅死他九岁的儿子时，许多人都发出抗议的呼声，唯独他自己一句反抗的话也没喊不

第一章 从铜钱沟到细腰涧

出来，他被那种场面吓懵了；直到他妻子挺身而出，用血肉的身躯去阻挡敌人的刺刀，他也没能往前跨出一步。因为他早就瘫倒在地上了。

“啊，小柱子！你醒醒，我的儿子，你醒醒，看看你的家呀！爸爸出生入死，就为的给你挣这一个家呀！”

他搂着他死去的儿子，向他倾诉着他的心愿，他那已经破灭却又不甘破灭的理想。他是一个生长在贫穷而又闭塞的五台山区的农民，祖祖辈辈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的父亲除了耕种租佃来的几亩薄土以外，农闲日子，常常带领他上山砍柴，并且将柴禾挑到台怀镇去卖，久而久之，他们结识了一个在台怀镇上收购劈柴的老板。这位老板看中了彭聚宝的勤劳能干，便雇他当了赶大车的车夫，专门运劈柴到城里去出售。彭聚宝从十六岁起开始为这家老板赶大车，一直干到二十多岁。父亲死后，只给他留下两间破屋，一个冷灶。令人欣慰的是，老板的女儿爱上了他，在他二十岁那年嫁给了他，陪嫁中有一匹马，一辆大车，从此小两口便开始了自己的营生。他俩起早贪黑地干活，终于掀掉两间破屋，翻盖成了一座小小的院落，并且买下了两亩薄土。儿子出世以后，更增加了小两口的欢乐，实指望积累下一份家业，为他们的小柱子铺开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又谁知祸从天降，鬼子兵竟用血腥的刺刀，刺死了他的两个亲人。

“小柱子，我的小柱子，你不能死！你死了，叫我怎么活呀！？”

他紧紧地搂着儿子的尸体，眼泪开始大滴大滴地滚落，一滴一滴地洒在孩子那冰凉的脸上，洒在孩子那僵硬的脖颈里。

天色已经黑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车停在院子里，彭聚宝搂着儿子，守护着妻子，仍然坐在大车上一动也不动。那匹替

他拉车的骡子还没有卸套，四条腿踢刮着地面，嘴里发出噗噗的响声。马厩里他家那匹白马听见同伴的声响，随即发出哐哐嘶鸣。彭聚宝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急忙放下儿子，从大车上跳了下来。除了妻子和儿子，再没有什么比那匹白马更令他心疼的东西了。常年赶车，爱马已经成了生活习惯，他麻利地把大车卸下来，将骡子牵到马厩里，一边为两匹牲口上马料，一边自言自语地叹气：“唉，我的老婆死了，我的小柱子也死了，我还有什么活头？活着倒不如死了好！可是我必须把大车和骡子归还人家，我得为我的白马找一个主人呀。白马，白马，你会不会怨我恨我呀？”

死了的无需格外照料，活着的仍然令人心疼。他把白马牵出来，为它饮水，让它在院子里转游，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妻子和儿子抱起来，轻轻地放在卧室里。他在妻子和儿子中间点上一盏油灯，盘膝坐在他们对面，两眼又开始模糊起来，泪水涌上了眼眶。已经两餐没有吃饭，半天没有喝过一口水了，可他一点也不感到饿，不感到渴，只是觉得心里憋闷得难受。妻子临死前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儿子断气时那咬牙切齿的神情，使他全身一阵阵战栗。

“小柱子，我答应过你，我不死，就要为你们报仇。可是，我该咋办？我一个人，又能咋办呢？”

现在他才明白，他一个人是那么渺小，那样孤独。他虽说牢牢地记住了那个用刺刀捅死他妻子和儿子的鬼子兵的丑恶嘴脸，知道那家伙颧骨突出、下巴尖细，他又能到哪里去找他？即使找到了，他又能用什么东西去报仇雪恨？如今剩下的只有一匹白马，一辆破旧的马车，此外就是这一个小院，几亩薄土。这些东西，不仅无法利用起来作为复仇的工具，还会成为他行动的累赘。丢掉吧？穷窝难舍，热土难离啊！何况这点薄土，乃是他

祖祖辈辈留下的家业，白马破车，乃是他妻子留下的嫁妆，这小小的院落，是他两口子用血汗浇灌成的小窠。离开了它，他的归宿又在何处？

彭聚宝伤心过度，心力交瘁，加上他心事茫茫，走投无路，脑子里浑浑噩噩，不知不觉便昏昏然睡熟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听到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老乡，老乡！”

他的眼皮很重，眼睛无力睁开，但他心里明白，他家的门并没有上闩，他为妻子和儿子点上的长明灯依旧亮着。他感到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进屋，还在外面敲门？这么迷迷糊糊地想着，没过多久，他又沉沉地睡去了。等到他再次醒来时，天色已经发亮，院子里传来各种嘈杂的声音，人喊马嘶，好不热闹。他想起了他借来的骡子和大车，想起了他的那匹白马，心中一急，跳下地来就往外跑。他打开虚掩着的门，一下子被院子里的情景惊呆了：在这小小的院落里，到处都是穿灰布军装的八路军，少说也有一百多号人。八路军听见门响，许多人都转过身来，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他，发现他哭得眼脸浮肿，眼珠通红，一个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该怎样安慰他才好。这当儿，有一位二十多岁的指挥员，背着一支驳壳枪，大踏步地向他走过来，很抱歉的说：

“老乡，真对不起，打扰你一家人啦。”

“打扰我一家人？”彭聚宝莫名其妙地反问了一句，两眼直望着对方。盘道村属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经常有八路军来往，他知道八路军的规矩，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怎么会打扰他一家人？他如今只剩下孤魂野鬼一个人了，哪里还有什么“一家人呀？”想到这里，他的鼻管又开始发酸，差一点掉下泪来。

那位指挥员不知道个中原因，看见他满脸凄苦，急忙解释说：“老乡，我们刚从豆村来。我们听说日本鬼子有五千多人，分别由五台、繁峙、砂河、大营镇出发，要来包围长城岭和龙泉关。上级要我们赶来阻击敌人，半夜里我们猛然闯进你家院子，真是对不起！”

长城岭离盘道村很近，这个消息确实令彭聚宝吃了一惊。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关照别人了，八路军没有进入他的内屋，他耽心的是他的牲口。

“我的骡子，我的马呢？”

远处有人回答：“骡子和马都在马厩里。你那匹白马已经跑出了院子，是我们追回来的。”

彭聚宝这才想起，昨晚他竟然忘记了将白马牵回马厩，让它在院里游荡了一夜。他放下了心，转身锁上房门，向马厩走去。看来这一带地方要打仗了，他必须赶在打仗之前归还那辆马车，埋葬好亲人。

他从马厩里拉出骡子和白马来，套好大车，开始往外赶。房主用两匹马来拉一辆空车，引起了那位指挥员的注意，他立即跑过来劝他：“老乡，外边到处都有日本鬼子在扫荡，你这样出门很危险啊！你要到哪去？”

彭聚宝心里焦急，睁着红丝丝的眼睛，有些气恼地说：“我有我的急事，你不要管！”

“你不能说说，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吗？也许我们还能帮得上你的忙。”

“我要到台怀镇去拉棺材！”

“拉棺材？”这可把大家愣住了。

彭聚宝不想解释，他知道一时半时也解释不清楚。堵在大车前面的八路军知道这里面必有蹊跷，谁都不愿让路。这当儿，